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四至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蘓青鼇

謄錄監生臣

單可圭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四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元年十一月乙巳朔癸卯議郎都貺為金部員外郎
許幾為虞部員外郎新彰信軍節度推官方天若試
正字先是天若初得召對曾布言天若不可進上曰誰
舉之布曰不知上曰徐鐸也布曰天若凶慝衆之所惡

林豫嘗言閩中有二凶人一在館閣乃林旦一中高科
乃天若此朝廷不幸也昨程文中欲禁錮元祐人子弟
籍沒其家產此乃迎合之語非敢言也願加察上曰須
且令上殿布曰已召對不可已但於進擢之際願更留
聖意審察上頷之

布錄十月壬辰今附此

西作坊使英州刺史

知瀘州王獻可再任滿遷左騏驎使又再任上諭曾布

曰獻可元祐中亦有章疏

獻可二年五月十八日竟責

布嘗叙訴理

事云先是章惇進呈余與書出惇家人頗疑之上遂搜

閱於禁中得真本又得其乞還政書然宣仁六月已服藥與七月十三日乞復辟九月三日升遐矣故不能救前貶上因檢尋余與文字遂見張敦禮王師約所上書已而兩人皆貶

師約貶于此月六日

上又言周鼎李許輩亦皆有

書又言許附陳衍可罷閣職及進呈乃云事狀不明且已而周鼎輩文字亦不出此可以知聖德之仁厚也然自與事後迄今紛紛未已而塞序辰及安惇又數以訴理事文致緣飾乞施行惟上意終緩故被禍害者亦鮮但

羣小凶黷未肯收斂爾

丙午御批勘會近降指揮御輦院將來南郊差撥下都輦官五十人般擎御前物色自可相度閑慢去處申明抽那應副其本院被受聖旨經宿廼奏仍復引用常條更不施行所有合干官吏可送大理寺疾速取勘聞奏

御集十一月三日事究竟當考

又批御輦院官係進乘輿最為親近今

梁吉者出自軍伍似非所宜可下吏部審會別行選差

自今闕官準此

丁未權殿中侍御史鄧棐言嘗論右司郎中孫杞察訪河北首薦執政大臣親黨門人聞有詔罷杞右司除小郡請早降責命以示天下會杞卒詔杞緣右司郎中身亡合得恩例勿行

九月四日安惇云云可考

戶部言祿令致仕官

若本身遇特恩轉官者並依所轉官給料錢字下請增入注文內該請衣賜者準此從之

新無

戊申工部上鑄錢監監官任滿得替殿最法戶部上捕

蝗法並從之

舊本特詳今從新本

已酉御史中丞安惇言近奏翰林學士蔣之奇於元祐初奏雪知亳州李莘前任江西提刑日衝替罪犯為太重事望詳前奏早賜處分詔之奇贖金十斤

鄒浩云云

監

察御史蔡蹈言齊鄆濱滄等州大被水患為害甚遠良由北外都水丞司自去年七月以至今年一歲之間略無措置以備捍禦馴致今日之患詔權北外都水丞竇訥罰金三十斤仍令梁鑄根究河水泛溢去處係是何官司管認及應有罪之人具狀以聞 權殿中侍御史

鄧棐言河北監司同薦權北外都水丞竇訥正任按訥
乃執政大臣之壻監司貪附貴權急於媚竈忘其分守

越職論薦曾不顧忌請正犯分附勢之罪詔李仲陳繫

王萼各贖金二十斤

竇訥章惇壻陳瓘云王萼提舉河北常平實錄在三月八日陳繫提

舉河北路常平乃紹聖四年五月六日李仲
提點河北東路刑獄亦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三省檢

會元祐七年宣德郎宋保國奏請太皇太后行躬詣太

廟之禮詔故通直郎宋保國追毀出身已來文字除名

宋保國舊特
詳今從新

環慶路經略司言都鈐轄張誠等襲逐

寇犯涇原西賊獲五百餘級詔張誠下軍兵等各賜錢
有差其得功將士等仰經略司保明以聞 樞密院言
近西賊舉國侵犯涇原路攻圍城寨惟恃重兵務在速
戰其本路經略司及統制官副都總管王恩等統領官
姚雄姚古環慶秦鳳統制策應兵馬种朴王道各能持
重不與輕戰保全師衆及屯據要害張耀兵勢使不能
深入作過致賊無利沮喪遁歸詔賜王恩等銀絹有差
朝散郎楊挺為虞部員外郎

庚戌吏部言請選人應合用舉主關陞改官者除依條
限定員數并合用職司外更許奏舉不得過二員從之

新無

三省奏鎮安留後駙馬都尉王師約元祐間嘗奏

請令殿中一二使臣或臣有文字密令承受投進利害

可否一繫陛下裁處詔師約降為泰州團練使

布錄十一月乙

已朔云云可考

戶部言請在京麴院監官每年趁辦課額及

三十萬貫減一年磨勘從之

新無

辛亥上幸醴泉觀

壬子樞密院編修文字所言諸將下步軍教習事藝並
依海行法除上名人外以十分為率置弓弩六分槍牌
手二分遇結隊即依隊法其隊內所關槍牌手人數却
以互習人充代從之

癸丑宣慶使榮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梁從政為景福
殿使 三省言元豐末元祐中王鞏累上書議論朝政
表裏姦臣欲盡變更先朝法度張保源累上書議論朝
政附會姦臣詔朝散郎王鞏特追毀出身以來告勅文

字除名勒停送全州編管通直郎張保源特勒停仍展

三期叙於峽州居住

元符末邸報全州編管人前朝奉郎榮州僉判王鞏元豐末及元祐

中累上書議論朝政表裏姦臣奉聖旨特追毀出身以來告勒除名勒停全州編管奉聖旨赦逐便因此可考陳次升言章惇事附元

符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吏部員外郎王博聞言按律

宗室下人從輒以鞭棒之類爭奪馬路者杖八十請令

百官同為一法從之仍情重加二等

新無

提舉永興軍

等路常平等事蔡肇言按到邠寧慶三州昨環慶路修安疆城寨木植等於上戶收買和顧除知邠州仇百玉

已降兩官外龍圖直學士右中散大夫新知熙州孫路
皇城使文州刺史知忻州藍從周朝奉郎通判太原府
李公裕奉議郎新知曹州南華縣事韓緒宣義郎知涇
州耿毅各降一官

己未吏部侍郎黃裳言元豐官制凡入品者皆給告身
其無品者給黃牒故雖小使臣皆給告身後來時務從
簡遂行宣劄指揮於理未安請自偕奉職而上皆給告
身復循元豐官制從之

舊云復先帝給告之制新削去

三省言聞訪

市中石炭價高冬寒細民不給詔專委吳居厚措置出

賣在京石炭

新制

詳定重修大禮勅令所言元豐四年

十一月詔親祠宗廟歌者在堂更不兼設鐘磬宮架在

庭更不兼設琴瑟堂下匏竹更不寘之於階詔登歌鐘

磬並依元豐四年詔旨

舊錄云復先帝禮制也新錄削去

司封言元

豐法中散大夫將軍團練使雜學士以上母妻並封贈郡

君其餘陞朝官母妻並封縣君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

保節度使以上郡夫人開府儀同三司以上國夫人並

係用子官封叙元祐更制遂紊前法詔封贈並依元豐

法

舊云復先帝封贈法也新削去

庚申刑部言投換軍將人如無家業者許將見錢五十貫已上願納赴官收管充抵當許行投換在京於府司檢校庫在外於所屬州府軍資庫寄納從之

新無

辛酉上齋于大慶殿

壬戌薦饗景靈宮詔讀冊官至御名勿興凡讀冊皆如之著為令遂齋于太廟

癸亥朝饗八室齋于南郊之青城

甲子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丘以太祖配禮畢羣臣賀
于端誠殿還御宣德門大赦天下應見貶謫官員除元
祐餘黨及別有特旨之人外未量移者與量移

十月末
鄒浩云

考云可

戊辰詔莘王侯簡王似依申王似等出閣例添賜公使
錢

庚午

案此日原
本缺文

辛未恭謝景靈宮

壬申詣上清儲祥宮

是月高麗遣使尹瓘等入貢

二年正月二日館伴高麗所言高麗使尹瓘等欲十

三日朝辭詔留之檢實錄等書並無尹瓘入見月日又按王雲鷄林志云元祐五年元符元年貢使再至徐兢圖經亦云元祐五年則已見十二月五日獨元符元年須別考詳姑附十一月末又按高麗使者自元祐以來屢至京師不知王雲何故但舉兩名豈彼時只此貢使歟當并考詳

十二月乙亥朔詔自今宣赦書德音輪小兩省官一員

往宣讀處指摘句讀

寶文閣待制知秦州陸師閔試

戶部侍郎 知樞密院事曾布言陛下比以甲子冬至躬祀圜丘自奉祠景靈已徹黃道衲褥詔讀冊官至御名勿興及赴大次又詔百官不許回班所以深致寅畏之意至太廟門降輅入趨齋宮及升輅赴郊皆屏蓋却輦步趨以進薦獻之際至神宗室悽愴泣涕逮還版位沾濡未已惻怛感左右臣備位輔臣職在贊導悉所親覩伏乞宣付史官書之典冊從之

丙子文武百官並以南郊赦書加恩給事中范鏜言中

書省送到新知明州葉濤改知淮陽軍為元祐中訴理
先朝被罪不當詳濤所進狀辭情不遜侵黷先朝今止
降知州軍猶有民社未敢書讀行下詔濤知興國軍鏜
再論奏改管勾崇禧觀

陳瓘云云
鄒浩云云

戶部言庫務給官

司合用物並監專書押封印供納及付請人候到當官
驗認秤量交割其不可書押封印者止封樣交割從之

新制

丁丑鴻臚少卿趙岫為太僕少卿

按舊錄八月九日太
僕卿趙令鑠為鴻臚

少卿趙岷為太僕少卿曾布日錄云令鑾坐收租便鈔
事故與岷對移又按舊錄於十月十九日却書趙令鑾
知光州此時又書鴻臚少卿趙岷為太僕少卿與前八
月九日所書並不合恐實錄因仍繆誤當詳考修入

右司員外郎劉拯試太常少卿太常少卿張商英為

集賢殿修撰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

家傳云以太常少卿召未及入見改

除集撰發運按商英除少常乃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不應一年餘不曾供職六月十二日已丑曾布議除商
英待制知瀛州亦稱自少常除

家傳必誤也今本傳因家傳

廊延路經略使呂惠

卿言威戎城等處收接到西界歸順首領竇鄂特成幹按
例合補內殿崇班從之館伴高麗使所奏尹瓘等尅

定來年正月起發廻程臣等已婉順說諭璿等可且盤泊繼而會食又言聞修州橋恐閉口無水臣等未見開河畢工期限慮人使進發河水妨礙御批契勘高麗使人到闕盤泊未久宜劄與館伴所且作朝廷再三優異待遇款留之意所有開河造橋可相度別展月日下手仍一就劄與照會因坐間令委曲開諭尋令高麗使以二月下旬朝辭三月初選日送發

御集十二月三日事實錄見明年正月二

日當存
彼去此

戊寅遼國遣使奉國軍節度使蕭昭彥副使中散大夫
守太常少卿充乾文閣待制王宗度來賀興龍節

己卯尚書左丞蔡卞言昨季秋大享于明堂差充初獻
就南郊望祭殿行禮竊見其殿制度迫窄階級平夷未
足以仰稱嚴事之意蓋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於以
朝諸侯而先王宗祀配帝乃就此者所以致親親之意
也國家皇祐初講求隆典始即大慶殿奉祠至今循之
盖得古宗祀之遺意獨常歲遇祭位處有所未安恭惟

對越上神配以烈考大事也雖遣官攝事亦當如此伏見新作南郊齋宮端誠殿實天子潔齋奉祀及禮畢見羣臣之所在國之陽高明邃深可以享神即此行禮於古義為有合請自今大禮依舊制外其常歲秋大享改就端誠殿從之 詔皇太后曾祖考追封魏王向敏中

追封韓王妣梁氏張氏宋氏王氏改贈陳國魯國豫國雍國太夫人祖考追封魯王向傳亮追封唐王妣吳氏改贈兗國考追封陳王向經追封吳王妣李氏張氏改

贈荊國楊國皇太妃曾祖考崔實贈太子太保妣柳氏
贈吳國祖考崔琳贈太傅妣楊氏贈秦國考贈太尉崔
傑贈太師妣李氏改贈唐國繼父贈建武軍留後朱士
安贈保寧軍節度使 開封府推官錢蓋為刑部員外
郎 涇原路經略使章凜奏依準六月七日九月十九
日十月二日十一月二十五日五次朝旨相度到進築
利害下項一欲涇原熙河兩路邊面通接即合先於涇
原路盩厔寨西北正原洒水平各築八百步寨一所南

年會建一千二百步城一所若不往正原修築便取直徑至洒水平即合自盪羌寨至洒水平中路修建六百步寨一所只緣取直中路難得水泉恐不可修建堡寨即須自正原前去今來未敢指定中路修築堡子去處候師行臨時相度施行一今來所欲進築去處自盪羌寨至洒水平約七十里鼎摩會約一百餘里且只論兩處修築每處護築各須占二三萬人其一百里之間道路巡檄防護糧運并於修築前面遠近探候及左右前路

後卓望巡綽伏路等諸雜使喚又須占使萬人上下兼顧賊人已知擣虛之利本路既於天都等處進築只能屏蔽得山外諸城寨可以量留人馬防托外至如鎮戎軍東天聖乾興等寨地分須防賊馬抄掠非留萬人未易枝梧只用大路兵馬及環慶一萬五千人實是分擘使喚不着須如修築平夏靈平時會合四路人馬方保無虞又近日賊馬攻圍平夏城退散之後三路人馬追粘在葫蘆河川賊却選精銳騎兵出天聖乾興等寨地

里未甚窺遠賊人已能料度官軍聲勢不能相及遂敢
出沒作過將來於洒水平等處進築比葫蘆河川去天
聖乾興等寨地里又更兩倍之遠誠是擣虛出沒之處
狀內所陳欲留人馬一萬防托照管尚慮兵力單寡枝
梧未得其平夏城靈平等寨慮於將來進築之際亦合
存留兵馬照管以此須當會合四路人馬方可分俵使
用得足惟望聖慈力賜主張施行又契勘去年進築平
夏城等處係假借熙河步騎兵三萬秦鳳環慶各一萬

今乞會合上件三路人馬若熙河為新添城寨占使人馬處多即乞只假借步騎兵共二萬却於秦鳳環慶各假借一萬五千人騎蓋本路自去年以後添築却六城寨七堡子占留兵馬數目不少今更合在天聖乾興等處屯留兵馬即是本路護築兵不過三萬餘人一議者謂今秋賊既點集來春必難興舉臣與老練邊事將佐并得力蕃官密切商議以為鼎摩會天都等處乃西人要害地分決須出死力爭占官軍若往進築夏人雖不

能竭國點集若只側近勾抽十數萬人馬亦未甚費力
如謂今秋已點集來春難於興舉則紹聖三年九月內
既來寇鄜延次年三月又來本路葫蘆河修築處出沒
不得便指準作困弊無能為今日邊事向成如此一有
蹉跌却致增長賊氣虧損前功非良計也李忠傑是天
都人亦言若往彼處進築西人必須爭占如不大着人
馬未敢保無疎虞仍言忠傑今年到京師日亦曾以此
事言與朝廷近日投來部落子通析到事宜已云欲於

來年二月間再有出入伏乞照會一涇原如已築了鼎
摩會大都等處即是已屏蔽却熙秦兩路邊面其熙秦
却要會合兵馬修築城寨堡子不拘時節甚易為力若
須令涇原熙河同時下手修築以為聲援相接緩急可
以遞相救應臣竊詳鼎摩會去東楞摩等處不下三二
百里聲援自不相及緩急無由照應在涇原則是兵力
單寡決無成功在熙河則有涇原兵馬當着西人要害
來路為之捍禦屏蔽易於興舉比兩路利害甚不相同

其興舉先後緩急之序固當如此一臣今狀所陳係與
孫路面議以為須當會合兵馬先了天都魯摩會等處
非臣敢妄分彼此遷延歲月無臣昨來五月內乞會合
環慶秦鳳人馬只敢奏陳進築沒煙前峽當時見得機
會可乘遂一面分兵馬修築沒煙後峽今來進築去處
若只用環慶兵馬可以了當何須更煩朝廷拖拽別路
人馬伏乞深賜體察一熙河秦鳳兵馬欲乞於數內共
撥五七千人充自盩厔寨沿路防托巡徼外其餘人馬

並令管認修築蘄摩會一處城寨仍乞令孫路一面相
度或親到軍前或只在進築處側近新修城寨照管熙
河秦鳳人馬此事臣已與孫路當面商議更合取朝廷
指揮一將來進築臣合前去平夏城或盩厔寨照管軍
馬如朝廷許令孫路過涇原即乞指揮與臣一處商量
行遣應干分擘那移人馬差委官員使臣并軍前其他
凡百措置及進築事件與四路將佐等並聽臣與孫路
同共節制指揮一臣今狀雖已指定進築蘄摩會洒水

平或正原或洒水平中路三處城寨只是約度到形勢
地里或臨時別有移易許臣一面從長相度施行一契
勘本路自去年以來進築城寨遠不過四十里如平夏
城去熙寧寨只是三十八里有餘今欲於百里外進築
所憂脚乘船運不易體問得正原及洒水平等處山林
雖近只是有大木至於磚椽之類須是從九羊鎮羌通
峽盪羌靈平平夏城等處輦致前去又如馬草今秋為
賊馬盤泊日久自龔摩會一帶並已踐踏食用惟有赤

地非如修築平夏城時有可因之草亦須般運前去欲
乞和顧本路車乘頭口調發保甲外更須如平夏城例
和顧熙河秦鳳路車乘頭口仍調發秦鳳保甲前來所
貴不至遷延日月速得了當黃貼子鼎摩會偽內所在
天都畜牧耕稼膏腴之地人力精強出產良馬夏人得
此則能為國失此則於兵於食皆有妨闕將來進築城
寨占據了當夏人所有惟餘興靈雖未滅亡大勢已定
今日朝廷欲就此事為邊防永遠之利其於勞民動衆

勢不得免即非臣敢張大事勢過有邀索也又契勘去年修築平夏城蒙朝廷應副到廂禁軍共四萬人數雖當時收管之人不及上項數目實亦近得三萬人將來進築天都無上項添助工役之人比去年事因已是減耗至於脚乘之類尤更不易辦集蓋平夏城只是四十里內般運兼曾調發本路保甲和顧到熙河秦鳳兩路車乘頭口將來般運遠在百里若只用湮原一路脚乘決是般運不前豈可屯聚四路人馬在外進築而百色

所須之物却輦致不辦逗遛日月必無成功所乞依修築平夏城例和顧熙河秦鳳保甲勢不得已伏望深賜矜察一本路去年以來修建却城寨及守禦堡子共八所不守禦堡子又五所除朝廷前後兩次添差到兵士一十五指揮外其餘只是本路僭那分擘人馬前去戍守兩番占却二萬人今來更議進築本路實更難為那輟乞自朝廷應副馬步軍五七千人前來所貴新舊城寨各無妨闕黃貼子勘會昨來平夏城防守民兵正兵

弓箭手共用四五千方得於賊馬攻圍之時別無疎虞今欲修建三城寨即合於賊馬來路要害處更添築堡子三兩處所用防守之人恐雖添得五七千人亦未足用一臣素所憂者開邊雖廣修築城寨雖多其糧食草料並是官中用高價糴買戍守之人亦是朝廷增添或係本路多方移輟前去貪外虛內既非邊防久遠之利又所闢地土耕種未有所得所招弓箭手未見成次第今日朝廷欲通接涇原熙河邊面若涇原已築了洒

水平縣摩會等處熙河自東楞摩打繩川會州迤邐通
接前來包裹得幅員數百里之地誠是邊防大利只緣
三二年間兩路新修城寨堡子內糧食草料官中不易
供億無人戶未肯便遠去鄉井投刺弓箭手所用戍守
之人皆須增添官軍議者欲自淺井修築迤邐北去蓋
是便欲招置秦鳳路側近弓箭手人家子弟親情投充
新邊弓箭手三五年之後耕種著業皆是勝兵如朝廷
急欲通接邊面則淺井之議可置而不論也一將來興

舉須就春暖或四月間所有樓櫓材植及應干版築之具并防守器具什物等見今並已經畫計置次第其合用糧草理當令熙河秦鳳涇原三路應副糧草官通融計置方得辦集乞朝廷特降指揮緣本路經賊馬寇犯之後如鎮戎軍及三川定川熙寧高平并新修六城寨糧草數目大抵食用殆盡伏乞照會黃貼子契勘進築平夏城等處會合到四路人馬費用糧食草料數目甚多緣當時沿邊城寨各有自來儲蓄只是般運前去今

日極邊新舊城寨糧草數目不比日前大段闕少若只令一路應副糧草官獨自管認幹辦必致闕事伏乞詳察右謹件如前伏乞聖慈更賜採擇如可施行即乞早降指揮黃貼子伏詳進築出於事不得已未是至計欲捨此策會合諸路人馬大舉入界則又彫耗民力拖拽兵馬未必保成功勢須從進築之計稍據要害地土迤邐逼脅西人招喚撫納剪除夏國籬落今日涇原進築所據有之地誠亦要害西人近日攻圍作過無所得而

去自此降附之人當繼踵以來朝廷未欲向前進築則已如須前去占據洒水平鼎摩會等處若却草草興舉一有差失人心便各沮喪未易振起廢前功而招後患雖將主事之人痛加誅戮無補於事臣今狀所陳非敢張大事勢以進築為貨區區之愚惟欲王師舉動所向必成載在方冊夸示後世臣與有榮焉欲望聖慈詳臣狀內所陳事理特從審斷施行又契勘今年正月內所降朝旨令進築正原等處指揮令會合三路人馬蓋是

朝廷已知彼處形勢要害西人必來爭占之地故須多
用人馬捍禦防托豈可緣西人今秋曾經點集之故便
謂困敝無能為可以輕易侵犯其地臣愚過慮以為如
此興舉未是萬全決成之策就如西賊誠是困敝至於
被人奪其要害膏腴一國所恃以為輕重強弱安危之
地土豈肯束手無為矐目熟視而已必將倔强跳梁僥
倖以來以救其所急何暇更恤人力困與不困哉更望
朝廷深思熟計為邊防之福臣自承準今年六月七日

朝旨令與熙河蘭會路經略司子細講議尋差官齎牒前去與熙河帥臣張詢商量未盡利害間朝廷改差孫路知熙州尋又準朝旨令臣與孫路更切講究利害本官因赴任過渭州臣與之當面商量梗槩如此竊慮本官到熙河後別見得利害或臣狀內所陳事理有未允當欲乞朝廷將臣今狀下孫路更切看詳相度如路亦謂可以施行即乞速降指揮又將來涇原既占據却鼎摩會天都等處欲自熙河路通接邊面前來雖據地圖

合從齊訥納森及東楞摩等處修建城寨迤邐接連終
緣彼處地里形勢臣素不諳知旁採人言又難全聽只
如彩畫到地圖面面不同無所考正今來不敢妄意保
明只乞指揮下孫路一面相度必得的確利害詔所乞
會合四路兵馬令逐路各選差精銳堪出戰人馬準備
應副其環慶路兵一萬內騎兵三千委种朴統制熙河
路騎兵二萬委苗履統制秦鳳路步兵一萬五千騎兵
五千委李沂統制仍仰逐路更切令統制官預先選定

得力將佐候涇原路勾抽卽立便發遣前去不得稍有
逗遛住帶如到涇原路並聽章榘節制仰章榘候舉動
有日方得勾抽及令秦鳳熙河依近例和顧無馬弓箭
手及有馬無馬之家餘丁應副役使自起發日支與盤
纏口食如尚差使不足方許於秦鳳路第三等以上保
甲內據合要人數從上勾抽應副仍自起發日通不得
占留過兩月如有合用糧草仰熙河秦鳳涇原路應副
糧草官同共協力計置應副糧草不管闕事內脚乘除

本路和顧外更於熙河秦鳳路和顧車乘應副般運其
合行約束事件並依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旨施行
及令孫路候涇原路關到出界進築即將熙州公事交
割與以次官帶經略安撫都總管司公事及合用將佐
兵馬前去本路沿邊接近涇原進築處要便城寨住劄
張大兵馬聲勢就近照應其鼎摩會即難議令熙河秦
鳳路人馬管認進築仰章凖選擇本路得力統制官如
姚雄姚古之類差那一員帶領本路得力兵馬將佐專

切管認仍於熙河環慶兩路統制兵將官內各選差一

員分擘合要人馬同共管認進築餘並依章稟所奏內

有不可行下事件即不一例翻錄行下却致先事漏露

有害事機

此並據章稟奏議修入舊錄刪取甚略今附注于後稟以十一月二十四日具奏其畫降

朝旨據實錄則十二月五日也涇原兩路邊西通接合先於盩厔相度進築利害熙河涇原兩路邊西通接合先於盩厔寨西北正原洒水平各築八百步寨一所磨會建一千二百步城一所未敢指定中路修築處候師行臨時相度修築今雖指定三處城寨正是約度形勢地里或臨時移易許臣擇利而行仍請會合兵馬進築詔逐路各選精銳堪出戰人馬準備應副並聽章稟候舉動有日方得勾抽

戊子蔡州觀察使提舉醴泉觀李端慤為安德軍留後致仕從其請也 監察御史蔡蹈為考功員外郎

己丑戶部言見行鹽法如鋪戶願赴沿邊州軍堡寨入納糧草計價給引赴永利監筭請官鹽委是經久可行從之

新
荆

京東路轉運司言通直郎孔宗壽等保明孔

若蒙親弟前湖州歸安縣主簿若虛堪充襲封仍請若虛身沒之後亦別行選擇不必子繼所貴留意祖廟敦睦族人從之

庚寅詔御史中丞安惇舉監察御史二員以聞 三省
言應看詳訴理文字所奏除雪不當得旨改正事欲令
吏刑部具已經赦恩及期數開具至今合如何改正申
尚書省從之 宣德郎李積中權提舉荆湖南路常平

等事

八月二十六日呂嘉問薦積中要考積中本
末故著此明年二月二十二日曾布云云

辛卯三省言淮南兩浙路察訪司體訪得發運使呂溫
卿在蘄州蘄水縣妄認富民陳鉉為親託買山作簾棧
約直三千緡令家僮作馬比部名目於稅務發引前來

所經場務虧少稅錢又令睦州青溪縣丞朱興宗於越
州買麥穗紗千餘匹並不曾納稅及於舒黃州差禁軍
充合破廂軍顧部內人充女使以二十歲者作繡工以
十六七歲室女作乳媪詔揚州制勘院依公盡理根究
不得觀望減裂 看詳訴理文字所言看詳到責授成

州團練副使吳居厚稱罪止緣公今遭遇朝廷推廣恩
惠凡有罪戾盡蒙貸湔洗人情莫不悅豫詔居厚特罰
金三十斤 又檢會元祐年自元豐八年三月六日已

後至元祐元年九月明堂赦恩以前官司斷遣公事亦行看詳奏雪即非先朝斷遣過人數恐不合一例看詳

詔更看詳

太學博士劉弇為正字

曾布云云在正月二十四日

壬辰權殿中侍御史鄧棐言訪聞新除知河中府賈青前知蘇州日粉壁出賞斷人穢語每獲穢語人罰錢入官聚所罰錢蓋造樂籍堂貧民力不能輸金而自縊死者數人權杭州日將所得供給寄公庫造酒出賣以收倍息其在常州買度牒與舊游女倡為尼請下兩浙察

訪司體量詣實又淮南兩浙路察訪司言兩浙轉運副使賈青自前任知蘇州後來多有不法事件及本官到蘇州體問却稱各有舉覺改正文牒詔江東轉運司體究以聞後轉運使郭茂恂究得其實以青提舉崇福宮

明年正月二十七日青罷河中

宣德郎陳邁言乞守令考課優等召

對擢用詔守令課績優異者令吏部每歲具姓名取旨

涇原路經略司言折可適捕到西羌統軍威明阿密監軍穆賚多卜詔賜出戰軍兵緡錢有差仍體問穆賚

多卜等所通事宜及具得功人實狀以聞仍就差使臣兵員防護逐人并妻母及大小首領等赴闕除穆賚多卜曾有意歸漢與免檻車如法拘繫外其威明阿密用木檻擡擗餘并管押使臣並乘傳前來威明阿密穆賚多卜皆勇悍善戰屢為邊患章崇謀知其虛可襲遣可適等間以輕騎二千出盪羗六道分進寇不及知夜入其室執之盡得其家屬俘馘三千餘獲牛羊不啻十萬曾布白上曰此非常之功可賀也上曰可賀否布曰果

莊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果莊下章惇等皆曰此奇

功也上遂許稱賀

此據章惇傳附入二十二日惇進官明年正月十九日可適等進官折可

通傳云可適權第十三將羌統軍咸明阿密監軍穆賚多卜皆西界用事首領朝廷密詔圖之會二酋以放牧為名窺伺境上可適因請出兵啣枚夜襲之俘其家屬部族三千餘人簿所得十餘萬計哲宗於御殿受俘遣中使賜袍帶兵器金幣其所得地即天都山也曾布日錄十一月壬辰同呈涇原奏折可適出界擒獲監軍穆賚多卜及統軍咸明阿密并其妻孥獲無遺者上甚悅蓋二酋皆西羌之桀黠也遣中使賜茶藥及犒設將士曾布曰此非常之功可為慶賀上曰可賀否布曰果莊亦賀及告陵廟此功不在果莊下眾亦皆云此奇功也乙未同呈詔涇原攬車阿密等赴闕是日二府草賀上遣藥瑤宣答有實繫廟筭之語丙申同呈賜獲偽統

軍人戰袍束帶及金帛等上屢稱折可適蓋可適與郭成以二千餘騎分六頭項往擒天都諸酋而為鄉導者乃穆賚多卜之部曲約寧者以懼罪來降故盡知穆賚多卜等巢穴所在又偵知其所居無兵馬故直造其卧內擒之李忠傑分詣劉子山擒呈多月不獲然亦危以身免獲其牛羊部族衆甚丁酉章凜遷太中大夫仍賜銀絹各二千癸巳上遣劉友端諭章惇令百官稱賀遂定以二十一日二府先草賀二十二日百官賀李願葉先已到闕劉友端管勾上遣友端問涇原所執二酋額葉驚曰此皆有智謀能廝殺羗人最為得力者不易也擒

右正言鄒浩奏伏覩涇原路招降擒到西夏統軍

監軍并大小首領及人口孳畜等萬數不少普天之下莫不稱賀以為先帝之志而陛下成之經所謂天子之

功傳所謂惟斷乃成不足為陛下道也然兵家未勝則以決勝為難既勝則以持勝為難惟其時而已徒知決勝於其前而不知持勝於其後則將有棄前功而招後患者矣可不戒哉臣恐將帥之臣狃於屢勝不知所以持之得志而志怠忽事而事生無以釋朝廷西顧之遠慮伏惟聖慈密賜申敕益務謹重圖惟厥終豈但邊鄙幸甚實天下幸甚

浩奏附見
當考其日

浩又嘗奏伏覩近者陛下

御延和殿引見歸明蕃官令於殿前呈試弓馬等事夫

以陛下威德廣被莫不革心固無他慮但戎人乍臣引見之初亦宜過防兼自今以往歸明者漸衆竊恐此事既傳其間不無陰懷兩端之人若令呈試顯屬未便伏望聖慈深賜省察今後引見蕃官即罷呈試弓馬等

此奏

附見當考其時

乙未禮部言將來正旦御大慶殿朝會奉迎天授傳國受命寶從之仍著為令 御史中丞安惇言伏覩先帝在御之日六察逐旬具彈過事件奏聞元祐大臣務為

苟簡改為季奏望並依元豐法從之 看詳訴理文字
所言朝散大夫謝景初昨任成都府路提刑與倡女踰
違特追兩官勒停元祐初孫永李常韓忠彥王存奏景
初只因提舉司論議不合加誣坐罪又云朝廷專置官
局辦理枉橫景初不幸身沒不能自直竊謂永等遭遇
先朝致身禁從寵眷隆厚方裕陵之土未乾姦臣誣詆
典刑以有為無語言不遜無所忌憚元祐訴理所稱事
出曖昧顯涉冤抑特與奏雪遂除落景初前斷過名委

屬不當又景初男愔元祐二年狀稱非今日朝廷清明

可以雪幽冤於泉下詔謝愔特勒停韓忠彥王存各贖

金三十斤

新錄刪去竊謂永等以下凡四十一字永等言有司議罪不當而云誣詆典刑語言不遜

非是按當時行遣除此則為是乎今復存之明年正月十七日忠彥存各降官鄒浩云云

樞密院

言環慶路歸明蕃官宥州刺史橫山至宥州一帶都巡

檢使李額葉并男三班奉職李襄渠下到闕詔李額葉賜

名懷明男襄渠賜名世忠

丙申以擒獲威明阿密穆齊多卜宰臣率百官賀于紫

宸殿涇原路經略安撫使龍圖閣學士左中散大夫章
凖為太中大夫仍賜銀絹各二千對衣金帶銀鞍轡馬
其獲級重傷等將士賜袍帶錦襖子毳械銀碗有差八
日奏到明年正月十九日賞功 安德軍留後李端慤卒詔贈昭德節
度使謚恭敏

丁酉看詳訴理所言元祐訴理除雪故屯田員外郎陳
舜俞不奉行常平法降監當等不當及陳禹功稱臣父
所言即非狂妄又云今觀聖朝開設訴理一司以來天

下冤抑例得伸雪臣父靈識足以伸決于幽冥而萬世抑壓沉鬱之恨一悟聖聰若永釋等語言詔陳禹功特送隣州編管又訴理朝奉大夫葉武為勘陳世儒不知賈種民於進呈劄子內添撰事節送審官東院與合入差遣元祐除雪不當事及武稱壞却差遣資任冤抑不伸伏望聖政寬明照恤非辜實天下冤民受賜之日又念生當公朝枉負玷累等語言詔改正元祐指揮葉武特衝替環慶路經略使胡宗回言萌門白豹兩處

係是本路沿邊緊切要害必爭之地及道路通快水草
豐足委有良田可耕向去不煩朝廷饋餉地勢險固經
久決可守禦緩急聲援處合先行進築詔宗回更選差
官前去躬親檢踏子細體問審如所奏即行進築仍須
相度賊馬所在乘伺間隙斟酌事力決保萬全方得舉
動毋致敗事 工部言諸路州軍城寨縣鎮遇有修造
只得於城外淺壕內近處取土使用如違其所主修造
官司杖八十當職都監監押有失檢察減二等從之

新無

己亥遼國遣使泰州管内觀察使耶律遵禮副使朝議大夫守秘書少監充史館修撰邢秩來賀正旦

庚子詔應犯罪合配本州隣州之人身手強壯而願免決配填逐路軍者聽輒抑勒者依故入人罪法

是歲宗室子賜名授官者四十人斷大辟二千四十三人右正言鄒浩嘗奏論章惇曰臣聞人主之職莫大於論相之得失天下之安危係焉不可不深察也臣觀丞相章惇方陛下躬攬之初亟從祠宮擢登相位委以

政事於今五年所宜宵旦竭誠輔佐以副陛下屬任之意而乃徇情廢理專務自營力引所私分據要路潛謀密計妙若鬼神一有作為首尾互應惇雖不動聲氣而事已倏然濟矣是以陛下之所欲用者正人也由此沮格而不得進陛下之所欲來者忠信也由此壅闕而不得聞陛下之所欲推廣者仁恩德澤也由此難於通達而不得均被於元元是陛下之志願未獲盡伸而惇之好惡莫不畢遂惇雖傲然自若以為人莫能窺而不知

其效已有不可掩者故論其燮理則水旱薦臻之變異常論其表率則誕謾相習之風彌扇論其旁招則非趨附其門者弗用論其言動則雖凌侮毀罵而必為論其橫身力薦之人則以罪竄逐相繼而是論其尊君畏上之心則遇災而處略不引咎臣歷觀前古苟為相者有一於此輕猶罷免況兼而有之如惇者乎此天下之公議所以久沸而不平而切有望於睿斷也臣願陛下上念宗社付託之計下思生靈休戚之原斷乾剛而力行

之實天下幸甚 又嘗論奏執政大臣不和曰臣伏自
供職以來夙夜靡寧思報萬一顧天下之事可論者雖
多然其本原悉在於朝廷之上傳曰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
不一於正此最今日之急務也臣觀執政大臣不務同
心同德以稱陛下登用之意其日久矣而莫甚於今故
事無利害人無忠邪但其以為可者某必以為不可某
以為不可者某必以為可不可之論相持於上而公

是公非悉蔽於下夫是非者萬事之本原不可蔽也一蔽於私而失其實則末流之弊殆有不勝慮者矣陛下雖有求賢之誠真賢何由而盡用陛下雖有聽言之誠忠言何由而盡聞陛下雖有愛育元元之誠仁恩德澤何由而盡達是其為害豈不大哉況陛下操威福之柄以馭普天雖遠在四方萬里之外莫不欲其令之則從禁之則止有以明好惡之所在而不敢違而執政大臣近在左右乃不能體國如此豈陛下之威福獨不可行

於左右之近乎夫威福不行於左右之近而欲四方萬里之外無不行焉臣竊以為難也且其不和之心既已發於聲形動於天地為水為旱為民物之災矣失今弗圖後必滋甚抑恐四夷聞之必有以輕議中國者此正朝廷所以為今日之急務也臣望陛下留神聽察斷以至公大義而力圖之實宗廟社稷無疆之休

浩二奏據秦稿並附

年末浩又三奏章惇附明年九月浩責時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百五

宋 李燾 撰

哲宗

元符二年春正月甲辰朔御大慶殿以雪罷羣臣及遼使東上閣門拜表賀羣臣又詣內東門賀如儀

乙巳館伴高麗所言高麗使尹瓘等欲十三日朝辭詔高麗使到闕未久宜以朝廷再三優異待遇款留之意

委曲開諭

御集別見去年十二月三日當存此去彼

已酉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章粦奉旨差使臣兵員防護如法拘繫木檻擡擗威明阿密穆賚多卜并妻母及大小首領等發遣赴闕者勘會穆賚多卜等是天都監軍其諸族帳首領見捕獲此二人接續扶攜老幼爭來投降並欲依附穆賚多卜今若拘繫木檻則西夏歸附之人生疑安敢更有來者欲望特命之官優加賜與及欲多方閱試若見得委是忠白向漢肯為我用因興舉之時

充戰陣使喚若朝廷欲識面乞降指揮候來年興舉了

日發遣御批看詳所奏事理緣係兵馬深探巢穴勢窮

就擒自與忠白向漢事體不同可疾速行下威明阿密

穆賚多卜特與免木檻如法拘繫前來餘並依已降指

揮施行

御集正月六日下布錄已酉以戊申得御旨今
涇原二酋免木檻發來赴闕而章策奏大小首

領若悉遣行無主管降羌者乞量留章惇又欲留侯進
築了遣來上極難之布為陳二酋在軍前則敵人情通
易於捍禦又降羌未至者可以因而招納於邊計誠有
補蔡卞迎上旨頗不以為然而上竟開納如布請去年
十二月十八日穆賚多
已免木檻阿密當考

詔差慕容將美勘熙河香愛公

事人有告香愛謀叛者經略司以為誣告已斷配訖而

香愛復叛走故劾之

布錄
庚戌

庚戌戶部郎中徐彥孚權發遣陝西路轉運副使尋改

右司郎中

彥孚先往秦州斷鍾傳等詐冒上首級數在
元年九月九日改右司在此月十八日今并

此三月二十二日
秦州獄乃斷訖

祕閣校理提點開封府界刑獄郭

時亮權發遣河東轉運副使 右正言鄒浩言致治莫

先於用人用匪其人民受實弊臣竊見朝廷開封府界

郭時亮自到本任不務宣導朝廷德澤惟以培克凌暴

為事去年積雨陛下所親見而天下所共知畿甸之內
鮮不被患凡人戶以水訴者時亮一切痛抑之諸縣順
承惟恐不及間有官吏不忍百姓實無所出力為檢放
即怒罵撻撻無所不至民人怨嗟聞者感動夫畿甸者
諸路之首近在陛下耳目之前至易察也而時亮敢爾
略不以罔上損下為卹又况遠在千里之外者乎今來
不惟未治其罪方且擢為河東轉運副使一時公議拂
然惑之抑恐諸路監司見時亮本合得罪而反蒙遷擢

其奉法愛民者將解體而莫勸違法殃民者將率意而
莫懲則遠方赤子殆有困苦無告甚於畿甸之內者矣
是由失賞刑於時亮一身之微而致天下元元不得實
受陛下仁厚之賜此尤不可不慮也伏望睿斷罷時亮
新命追正其罪以謝畿甸之民以釋公議之感以示懲
勸於天下不從

六月一日時亮以
河東運副論事

入內供奉官高陽

關路走馬承受歐仔言瀛州河間縣以人戶稅絹足外
零剩絹充填正數詔歐仔越職奏事特贖金八斤

布錄
云仔

奏北界泛使中有夏人為上節又奏樂專河間縣不公事

按此處文義未明疑有訛誤

洛苑使

權發遣秦鳳路鈐轄李沂徙熙河蘭會路 詔給空名

度僧牒三百付涇原路經略司回易應副本路鈐轄折

可適照管新歸順蕃部 監察御史鄧裴言嗣濮王宗

漢託疾家居不赴朝參慢令侮上無人臣禮伏望以義

斷恩明正典法詔劄付宗漢 熙河蘭會路經略使孫

路言蘭州之西喀羅川口有古浮橋舊基自喀羅川口

北四十里至該珠城又北至濟桑約三百里間有古城

十餘所每城相去不過三四十里自濟桑以北則入甘涼諸郡即漢武帝斷匈奴右臂之遺跡乞於喀羅川口復修浮橋於橋之北置七八百步一城延袤該珠喀羅漸至濟桑以通甘涼隔絕西蕃夏賊往來便道乞措置施行樞密院以喀羅川口正與西蕃切鄰今修建浮橋及築城經營該珠喀羅未委於青唐有無引惹若致青唐夏國合力爭占本路事力可與不可枝梧及與應副涇原進築期會有無相妨詔孫路體度邊情斟酌勢力

保明以聞

孫路先以紹聖二年正月十三日除陝漕六月三日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四年三月一日

加寶文閣待制元符元年三月九日加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二十七日自慶州改熙州於是建議築城喀羅川

口二月七日十三日三月未當并考布錄二月庚辰

涇原路經畧司言近差郭

成折可適統制軍馬出塞擒到統軍威明阿密穆賚多

卜今押赴闕招納到生口三千餘人并牛羊駝馬等於

靈平鎮羌九羊通峽盪羌寨安泊詔令經略司措置存

恤無令失所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奏挽今年正月十九日賞功布錄庚戌涇原奏捷捉到羌人三

千四百餘口孳畜十萬計皆阿密等一行種落也

環慶路經畧司言差定統

制官出兵討蕩招納不順部族今據統制官張誠稱與威明特克濟沙克鬪敵斬獲到百餘級又稱大順城新歸順蕃部走投西界慮未詣實詔令環慶路經略司根究如顯有實狀即具逃亡人職次姓名及逃亡月日保明聞奏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公事所言訪聞北界人言已差下泛使蕭德崇等於二十四日已離京上節中帶夏國二人同行要作照明令河北沿邊安撫司密切體問詣實奏聞雄州言涿州牒稱為夏國差人使告奏稱

南宋興兵侵討合有計會公事已差定國信使副緣自
慶歷二年至嘉祐二年北界泛使一行並只於白溝驛
交割至熙寧七年蕭禧將牽馬擔擎人等於雄州交割
當日接伴為不依久例差人說諭其蕭禧不肯依從遂
直到本州城下永安亭前交換慮今人使入界亦要依
上件體例於北亭子交換駝馱乞指揮接伴使副於白
溝交換詔接伴使副計會雄州密切商量從長施行

二月

二十四日曾布
鄒浩云云可考

涇原路經畧使章楶奏準元符元年

十二月二十二日樞密院劄子節文樞密院奏朝廷近體問得熟知邊事人稱令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路選精銳人馬量帶衣甲於正月半已後乘月色各齎半月人糧馬料結陣徐行各至黃河討蕩仍各一面招納四路之兵並會合於鳴沙勘會涇原路近已差發兵將討蕩蕃部落因此驚移過河無可招捉虛有舉動兼涇原雖累經出界遠不過百里不曾到威經山後亦有可以再往之理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章采詳上項事理更

切相度如探伺得的確部族巢穴所在可以於正月半
後再遣發將兵直至鳴沙以來討蕩招納之時即具的
確利害聞奏仍一面關牒逐路帥臣尅期遣發兵將分
頭討蕩期約會合去處多方迫脅招誘西界人戶速令
出漢內有不順者即并力痛行掩殺右臣伏詳前項朝
旨欲會四路兵馬出塞討蕩本為將來本路進築之時
慮賊人前以重兵對壘別以輕騎邀我糧道却致般運
梗澁於版築有害或來沿邊抄掠亦費枝梧不若先發

以制其命此獻計者為涇原舉動之本意固臣之所願為然臣於昨來出塞將士處參錯體問得近日兵馬所到去處例皆闕草來往止是首尾六日馬已有一日兩日無草料餵飼者今來四路人馬出塞便指準界外打草餵飼更不齎負外其合用糧料每馬一匹騎士一名逐日共物料一斗半月之間計用一碩五斗若行裁減亦須用一碩一二斗除此外更合馱負些少乾糧及衣甲器械被氊等物就如人馬能馱載得起趨利欲速今

乃以負重故無緣能遠行緩去則又於事無及臣恐未
有所得却已疲乏官軍人馬比至回到逐路休息餵養
半月十日之間何緣得全復如舊決須妨進築使喚此
臣之過慮也又如環慶涇原人馬至鳴沙會則可以半
月來往若熙河秦鳳竊恐地里寫遠半月之間不能往
來且侵襲之事以巧速神密為主今乃合四路人馬未
說出塞聲勢已大於未舉動以前須有漏泄且只論出
塞之後將人馬結陣徐行縱黃河東開凌片塞河不能

過渡亦恐西界人戶能隱藏於山林崖谷間官軍迫於期會何由能追逐搜尋兼臣密問得威明阿密稱阿密在西界日已商量了欲候冰消起遣人戶過河臣再三思慮若如此舉動恐枉却四路兵力虛有拖拽不若且令逐路乘機伺間更出迭入以迫脅討蕩困擾西人不致甚勞人馬可保全勝臣愚所見如此更合取自朝廷指揮黃帖子臣見斟酌事勢探問的確西界人戶即今住坐去處相度遠近難易若有機會可以前去亦便調

發本路人馬出塞誘脅招降不敢以近日曾出塞薄有
所得便不接續經營若無機會亦難彊為伏乞詳察又
大凡獻策之人多只是見得一邊利害只如李忠傑每
與臣言將來進築先了鴈摩會則近裏生活極甚容易
蓋防賊馬出來爭占如修鴈摩會時其合用材植磚椽
糧草錢物百色所須之物隨人馬一發便到不須遣人
般輦如此則賊馬出來爭占或行抄掠無緣近得自家
臣詳進築在百里之外千步城寨其百色所須之物豈

有能一發般運前去之理邊人論事大率如此更乞詳酌又西界諸處闕草蓋緣去年夏國點聚諸監軍人馬踐踏食用兼聞諸監軍地分窖藏斛斗今來若會四路人馬出塞只便指準因糧草於西界必是闕誤却致拋擲飢餓損折人馬不但沮喪士氣增張賊勢兼恐至時上下逃責遞相推注致起刑獄敗壞邊事不可不預前思慮更乞聖慈鑒察又近日遣萬騎直至剄子山嶺隈美巴等處生擒二大首領以常情言之則為至難以今

日事觀之又若甚易蓋不知臣之設心措意乃在一年之外自臣到任後遣師淺攻者凡四次而三次兵馬所至不過百里事至於再三賊以為其技止此又以我為怯乃不思墮臣多方誤之之計故二酋安居山林謂漢兵不能深入今日既獲二酋之後賊中震恐事勢又異賊之待我豈得如前日全不為備故臣之愚見以為正月出兵恐無大利更望聖慈詳察是日曾布奏事畢乞致仕上不許徑出居僧舍上遣中使蘓珪封還布所

上致仕表仍押入視事後二日乃復故

辛亥初九日復視事如故

壬子軍頭司引見蕃官呂永信等內永信并男蘓沁定瑪等試藝各賜靴袍並自陳乞賜姓趙從之 辛王侯上表請就外第詔不允自是三上表乃從之永寧郡王偲上表請出閣詔不允自是三上表乃從之 河東轉

運副使呂升卿權發遣越州尋改江寧府

改江寧在二月二十九日

今并附此

中書舍人郭知章言外路官司被受省符專委

官置簿驅催回報從之

甲寅朝獻景靈宮

乙卯幸開寶寺慶壽崇因閣

丁巳幸醴泉觀御宣德門觀燈 涇原路經略使章綽
奏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入內侍省東頭供奉官幹
當龍圖天章寶文閣徐澍到渭州宣諭臣近者西賊猖
獗侵犯邊壘若非措置有方精心體國一道之民獲免
塗炭致使賊兵不戰而屈極可嘉尚故專使宣勞御更
宜悉心畢慮以副朕意應今後合有奏陳邊徼機速利

害可並於入內侍省投進臣自念才質駑下過蒙朝廷寄委使當方面凡百措置悉受陛下成筭至於昨來防秋準御前劄子約束尤更丁寧臣遵奉聖訓行下諸將遂至賊馬寇犯之時別無踈虞今陛下不收功於聖筭却以為臣措置有方精心體國一道之民獲免塗炭又令奏陳機速利害並於入內侍省投進仰荷恩獎至於感泣臣雖衰老筋力不强營辦職事有死而已悉心畢慮敢違詔旨恭惟陛下慈仁恭儉有祖宗之風恤

民愛物又出天性臣今輒有邊防利害須至奏陳涇原
自進築已來官中費用過錢物糧草臣不能會計但見
諸處倉庫空虛凡百調度多是逐時旋行計置年歲豐
稔猶有辦有不辦之處或遇水旱之災一兩年不熟臣
恐不免貽聖主之憂且沿邊事和顧車乘頭口及調發
保甲之類蓋出於不得已雖是官中優與顧直及口食
錢物亦非民情所願兼亦不免妨廢農作根本如此不
得不慮又如兵馬一年之間凡五六七次調發暴露拖

拽不無勞苦今日朝廷既展築城寨開拓疆土一則要
占據地利傾覆賊巢二則亦欲招置弓箭手耕鑿種孳
使之自衛家室漸減戍兵今以邊事未定人人未能休
息之故所得地土並各荒閑耕墾全未成次第邊人為
言曰城裏是漢家城外是蕃家臣曾為執政言此竊慮
未達聖聽昨累準朝旨令相度進築天都魯摩會等處務
要通接熙河邊面臣以為如此措置乃有了當期程兼
據却天都魯摩會正是西界膏腴耕牧衣食根本之地

又更咫尺黃河爾後只是全補邊面可望休息遂具可
以興舉利害上之朝廷已得回降指揮見今營辦伺候
春暖舉動伏望陛下候將來進築天都了當便務翦截
邊事休息兵民久遠之利若聽邊臣及好大喜功之人
紛紛論議更務向前進築深恐邊事無有結絕之期耗
盡國家財用及使邊民常食貴物大非治安長久之計
況邊人議論只是見得一邊利害如臣前奏李忠傑曾
告臣言先往南牟會進築時將所須樓櫓磚椽糧草防

守器具百色所須之物一起般運前去忠傑更不計脚
乘闕少無緣能一起般運此是只見得一邊利害宰執
等與他不當責任之人若聞忠傑如此語言必以為爲
摩會便可依此興舉都不知空說則易行之實難又新
歸順人或擒捉到人所陳利害亦有可聽有不可聽者
如威明阿密穆齊多卜等為官軍收捉過來急欲自効
立功爭來獻陳計畫以為靈武可去或要人馬三萬或
說五萬然都不計行軍輦致糧草次第又不詳知本路

兵馬多少臣固難為與之詰難默自籌度而已如臣上
項所陳事理邊人與新歸順人及其他不當責任人所
說利害固自有是有非只在朝廷去取如何伏望聖慈
斟酌兵民之力及沿邊儲蓄厚薄財用多寡耕種已成
與未成邊事可為與不可特從睿斷施行臣非敢愛惜
軀命畏怯避事犬馬之誠實恐興作不已一有敗闕損
國威靈以滋後患惟乞聖慈深賜矜察黃貼子臣聞外
國天之一氣從古無滅絕之理為今之計但當練兵理

財修飭邊備使中國形勢常強四方不敢侵侮畏威聽命乃是治安之策若欲深窮巢穴掃蕩覆滅亦恐民力殫屈財用匱竭因之以水旱他日雖悔無及惟望聖慈深思遠慮斷自淵衷天下幸甚

案以正月十二日奏此今附十四日後

庚申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知大名府韓忠彥資政殿學士右正議大夫致仕王存各降一官先是中丞安惇言存忠彥奏雪謝景初語言不順各罰銅三十斤議罪未愜故有是命

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罰銅三年二月十二日復官

三省言元

祐中陳州別駕湯戩上書乞除揚王為左僕射臨江軍
草澤祝望上書乞用揚王為師荆王為保詔湯戩除名
送新州編管永不放還祝望杖脊配朱崖軍河東路
經略司言統制官張世永折克行遣準備勾當折可大
領人馬出界逢賊鬪敵藏擦勒山下斬首千餘級驅奪牛
羊孳畜燒蕩族帳甚衆詔各特支有差所有得功將佐
等仰經略司疾速具功保明以聞

覽墓誌云折可大以兵三千四百踰入藏

才斬千四百級敵兵不敢出及使世永克行城端正平文振城烏龍川

辛酉開封府言殿直趙士瓊充仲龐繼嗣因附葬開仲
龐棺取物詔士瓊追元授因仲龐所得恩澤以來文字
勒歸本房 蕃官趙懷明言有親男侍禁約尚奉職趙
世忠尚格親姪差使李羅壘借職尚裕頗習弓馬自効
順各立戰功未嘗授橫山至宥州一帶都巡檢使牌印
兼懷明係正任刺史每行香却在漢小使臣之下乞依
官資序位詔蕃官立功優異方得換授漢官差遣其兒
姪各賜名約尚名世良尚格名世勤李羅壘名世順尚

裕名世恭內趙世忠並特差充本族巡檢其印以橫山寨宥州蕃部都巡校使印為文仍令經略司候懷明立到優異功勞即保明以聞當議與特授漢官 秦鳳奏

乞免差階州保甲從之令環慶相度進築定邊城

二月二日

助以廊延兵十五日乞進築三月七日定邊城畢工

壬戌詔西蕃邈川首領河西軍節度使冠軍大將軍檢校太保轄正落起復授金紫光祿大夫仍西蕃邈川首領 詔東上閣門使雄州防禦使涇原路鈐轄郭成為

引進使皇城使成州防禦使權涇原路都監折可適為
東上閤門使權涇原路鈐轄蕃官東上閤門使雄州防
禦使李忠傑為引進使皇城使管勾環州永和平遠等
寨蕃兵人馬公事募化為遥郡刺史以生擒六路統軍
威明阿密錫碩克監軍穆賚多卜賞功也

甲子中大夫知杭州林希充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從
章惇魯布議也希落職未滿一年希請與復職且欲用
蒲宗孟例與資政上曰且與端明既而御史中丞安惇

言希輕躁寡謀不可帥太原上問何如魯布曰去年可同知樞密院今年豈得不可帥太原兼臣魯奏在外無人可差或在京差人去上默然章惇曰他日有人當易之遂已

是時孫覽知太原至四月二十五日乃差提舉崇禧觀蓋先九十餘日徐林希為代也

詔涇原路經略使章粦擅違朝旨前後奏報異同特罰銅三十餘斤先是上御批令涇原二酋免木檻發來赴闕粦言大小首領若悉遣行無主管降羌者乞量留又章惇欲留候進築了遣來上極難之曾布曰二酋在軍

前則敵人情通易於扞禦又降羌未至者可以因而招
納於邊計誠有補蔡卞迎上旨頗不以為然而上竟從
布所請已而梁卒遣穆賚多卜等赴闕上以其前後奏
報反覆故有是罰

卽報有梁謝表云羌酋就縛宜加桎梏之防幾事難言妄瀆冕旒之聽公

違明制合
正嚴誅

詔元祐訴理事件內公人軍人百姓其語

言非於先朝不順者令看詳訴理文字左右司更不看
詳先是曾布累乞罷上不許既復就職因言臣衰老空
虛無補國事實有避賢路歸休之意非敢矯情飾辭欺

罔聖聽但以恩禮優異不免尋復就職在臣舉措實有愧士論兼臣自得侍清光論議與衆不同常恐有中傷讒毀之語上累聖聽臣亦無緣自知上曰却無此布曰近日以來小人側目者愈衆窺伺釁隙搜抉瑕疵無所不至然臣於職事不敢不盡心鮮有闕謬至於私事亦不敢不兢畏故未有以發若臣於公私之間小有不至尚何可容臣以此彌不自安然臣以直道事君乃其素守亦不敢畏忌小人妄為之屈更賴睿明每加照察况

臣前後累曾開陳以為善惡邪正君子小人之分不可
變易為國之道但能分別邪正處君子小人各得其所
則天下不足為也然邪正混殽自古之公患非獨今日
蓋君子小人各自言有憂國愛君之心故人君於聽納
之際有所難察然小人懷姦變亂是非若以理察之亦
不難見舜典云而難壬人蠻夷率服人主能遠壬佞之
人則蠻夷率服況中國乎人主所務無大於此人固難
知善惡邪正誠不易分別若以類觀亦不難曉且以閭

巷小人言之愛喫酒者須與喫酒者相得賭錢者須與賭錢者相得以至屠沽負販盜賊之類莫不皆然士大夫所趨善惡不同其黨類亦正如此以此觀之豈難分別上欣然曰善惡各自有類布曰陛下知此則人何難知之有臣固以赤心事陛下然有所欲陳欲啟口而隱忍不敢言者十有八九今日言及於此不敢不盡為陛下區別邪正進君子而退小人乃宰相之職宰相得人則陛下何所用心章惇作相舉措乖錯不為人所服自

士大夫至閭巷小人無不倡言慢罵故於此一切不能彈壓衆論陛下分別賢愚善惡使陛下不得不勞心於此以至刑政失當致天下論議如元祐之人罪戾深重者悉已貶竄其他扳聯之人亦皆已黜責但有過當無不及者自紹聖至今五六年間累更赦宥至今施行未已方且更於章疏中窮治語言緣詆訾先朝衆所共怒者皆已行法其間一言之差一向搜求有何窮盡又如看詳訴理事臣亦嘗言刑部釐為兩司一則斷刑一則

雪罪熙寧得罪之人亦有曾於元豐中得雪理者何獨
於元祐中一切不許雪況自祖宗以來以至今日被罪
之人鮮有不乞叙雪者今日斷遣明日訴雪者比比皆
是兼今日來看詳所近上臣僚悉已行遣執政中唯臣
與蔡卞不預章惇而下皆不免指陳侍從言事官監司
亦多已被責今所餘者不過班行州縣官之類何從窮
治臣嘗以為人主當以恩德結天下心不當與在下為
仇敵蓋人主當以天地為度豈可孜孜與匹夫爭較語

言與人為仇敵人臣事君亦不當為國歛怨事在已往
無可言者然其餘尚可濶略兼趣令結絕以安天下反
側之心上曰待催令結絕後數日遂諭三省令濶略在
下者而三省批旨但云公人軍人百姓更不看詳而已
高麗國進奉使尹瓘等言乞賜太平御覽等書詔所
乞太平御覽并神醫普救方見校定俟後次使人到闕
給賜禮部言今後諸陵歲時合係內人朝拜因而不
赴者於酌獻日辰本陵官一面恭謹排設酌獻從之

詔朝奉大夫降授寶文閣待制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孫
覽特降一官以上章言語失當故也覽所上章乞官觀
有云陛下既未能照察臣區區之私而臣不自披露則
終莫能動陛下之聽及先謝降職并屬郡官吏降官詞
頗躁忿上初令罰金或云太輕遂得旨降一官既而御
史有言遂有旨奪職候林希到行下

四月二十五日落
職奉祠墓誌云以

功進樞密直學士而以授奪二職為寶文閣待制猶守
太原公上表謝人曰謝語不虔可責也復褫待制提舉
崇禧按覽先以謝語不虔降一官尋褫
職奉祠墓誌略降一官不書謝表當檢

秦鳳路經略

司言西界鈴轄烏莽格等三百九十二人投漢並無田
土給與耕種體訪得納木斯賚川接巴經谷至甘谷城約
四十里地土肥美水草饒衍川谷平慢可以標撥招刺
弓箭手及令歸順西人耕種并烏莽格稱有弟烏明沙克
於涇原路出漢乞發遣一處住坐已牒涇原路經略司
發遣前來詔秦鳳路經略司如沿邊城寨側近別無地
土標撥即相度將新歸順人部族於甘谷城西堡之外
標撥住坐仍量遠近修置護耕堡及展築烽臺遮護耕

種

布錄二月乙亥烏莽格特與承制賜銀絹各五百三月十四日可考

東上閣門使文

州刺史定州路都鈐轄曹誘為本路副總管初誘求于上乞陞總管有旨候誘按閱回日與陞誘又自言於密院曾布不諾既而上諭布以聖慈故令契勘資任布具白上上笑曰此輩不知義理不足責遂與之耀州觀察使世逸卒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曹國公先是楚王孫從式以藝祖之後最長特封郡王從式既卒宗室推世逸為首未報而卒

乙丑朝散郎知海州陸佃為集賢殿修撰知蔡州詔以佃係元祐餘黨於同時人中情實有異褫職已久故也

此據邸報增入

承議郎京西路轉運判官周純降授奉議郎

周純降官當考王鞏見可參照

右中散大夫集賢殿修撰知鄆州王

宗望提舉崇福宮從其請也宗望尋卒

二月五日卒今附此

丙寅朝奉大夫知曹州呂孝廉為京東轉運副使

紹聖四年

正月十一日葉祖洽繳曹州敕

京東轉運副使王瑜知亳州

先是遼

使蕭昭彥謂接伴劉逵曰北朝遣汎使只為西人煎迫

住不得若南朝肯相順甚善逵曰事但順理無順情是

日輔臣進呈逵語錄衆皆稱之上問曾布何如布亦稱

善 涇原乞王舜臣準備使喚從之

元符元年九月十七日秦州制勘所

乞追王舜臣二年三月二十日除名勒停準備

丁卯看詳訴理文字所言元祐訴理所公案前知徐州

趙鼎在任於官船附帶私物及以買絹為名差破人船

案此句未詳蓋亦當時吏文也

附載骨肉各坐私罪徒特衝替勒停元

祐二年勅前斷私罪徒該赦負犯特與除落本所看詳

訴理所附會權臣將違法附帶私物並稱情實可矜不
論輕重盡與訴雪顯屬觀望乞詳酌施行及吏部供元
祐四年呂大防等劄子陛下臨御之初察鼎非辜移知
晉州未到任身亡其家無人食祿深可矜憫子景先推
恩補郊社齋郎詔元祐二年指揮更不施行仍奪趙景
先元授恩澤朝散郎知吉州周邠送吏部與合入差
遣以訴理不當故也

鄒浩
云云

詔廊延涇原熙河環慶路

見管軍賞銀絹不多慮緩急闕用特於內藏庫支發銀

絹共二百萬匹兩赴逐路經略司封樁專充準備邊事
及招納之用內廊延涇原路各六十萬匹兩熙河環慶
路各四十萬匹兩仰戶部交割計綱起發前去既而內
藏庫闕銀以絹七十萬匹貼支上止令應副五十萬以
封樁夏國歲賜絹二十萬貼支因諭曾布等曰內藏絹
才百萬已輟其半布曰公私匱乏如此邊事何可不收
歛關中民力困憊已甚涇原與熙河通接邊面便須為
休息計上欣納之

此據布錄二月
甲戌并辛巳

涇原路經略使章

梁言乞降賜度僧牒五十付本司分劈與逐州軍及縣鎮城寨堡子置樓櫓砲架木植及修築城壁磚楹從之戊辰詔翰林學士承旨蔡京館伴北朝泛使初三省密院同呈除目章惇曰密院不曾具除目吏人當罰魯布曰三省罷帥及帥臣辭恩命多不與密院同呈吏人亦當罰惇曰此却當理會改正布曰甚善遂取索及再對上又欲用范鎧布曰泛使乃兩府鎧官輕恐須用京上然之布又言熙寧中泛使蕭禧來先帝因集英春宴遂

宴泛使百官軍校皆赴坐與宴紫宸事體不同遼使以
為非常待遇然實不為禧設今泛使來政在三月亦可
以春宴勞之上欣納

宴泛使布錄在二月丙子今附此

已已詔解州鹽池昨經霖雨衝壞差太常博士一員往

彼致祭

去年十月乙亥朔云云

宗正寺丞陳覺民言乞將先帝

玉牒內聖政令本寺修玉牒官抄寫封送國史院從之

涇原路經略使章綵言秋葦川至盪羌并鴈摩會正

據要害并合於沒煙峴頭修通過堡子詔令章綵相度

的確要便合進築去處次第進築不得迂回枉費財力

及分擘諸路將兵務令均當

分擘將兵以布錄
丁卯所書增入

庚午熙州奏乞以空閑地給新招蕃弓箭手從之環

慶奏乞增置敢勇二百人從之廊延奏夏人欲遣使

來驛路說話詔帥臣面諭邊吏如有文字密錄奏未得

收接但云見申取保安軍指揮仍奏聽朝旨曾布以西

人方干求北敵乞和又議扣關請命然亦未審虛實故

有是詔章綵言郭成折可適薦其子綽乞取勘上令

罰銅二十斤李諫亦坐薦諒罰銅如成可適之數 賜

故相王安石宅一區

元年九月十八日就京賜第今又賜當考陳瓘云云

命前

信州司法參軍吳良輔太常寺按協雅樂

楊時中立墓誌可考張商

英云

詔賈青罷知河中府以御史鄧棐論列青罪狀

故也

去年十二月十八日鄧棐云云

朝請大夫荆湖北路轉運副使

莫君陳提舉洞霄宮從其請也

辛未詔張舜民畢仲游孫朴趙叡梅灝陳察李昭玘並

罷館職

此當考詳畢仲游墓誌云自禮部郎中出為秦鳳提刑又移永興路改秘閣校理知虢州未行

改耀州坐黨與落校理張舜民傳云罷館職送吏部實錄乃不書送部當考仲游墓誌亦云送部張舜民元祐十二年除祕閣校理紹聖二年八月改直祕閣元符元年三月十二日自祕閣加直龍圖閣尋罷畢仲游元祐元年十二月除集賢校理孫朴元祐元年十二月除祕閣校理趙叡元祐元年十二月除祕閣校理梅灝元祐元年十二月除祕閣校理陳察元祐元年十二月除集賢校理紹聖二年四月改祕閣校理李昭玘紹聖元年四月以祕閣校為祕丞未見初除祕校時昭玘但落職仍為京東提刑

朝奉郎譚揆為

戶部員外郎

曾布云云當檢附或削去四月四日降官

壬申涇原乞守禦人與進築者一等推恩從之 詔河

北安撫司督責修浚邊城壁軍器等

布錄壬申二月二十一日密院奏可

考

是月恩州地震 都水使者鄭佑言河溢博州堂邑埽下入

博鄆等州地分流行乞行堤塞從之

此據趙鼎臣河渠書正月事今附見

月

詔秦鳳路提點刑獄劉何罷任赴闕曾布言何先

末

在永興軍路知河中府猗氏縣王發嘗言廊延保甲顧人日陪錢三千及移秦鳳原州推官慕容將美申熙河冒賞事皆為何据撫不已違法任情故有是詔

五月一日何復

為永興提刑閏九月十二日責遠小知州此事實錄並不書按曾布日錄追書之

